

記憶的魂魄

by ■王文珮

09.27.11 - 06:00 am

為來美國留學，我一一檢視起家中物品。好似身處二手商店，那些被擱在抽屜角落、以為一生不再用到的東西，重新獲得價值。

首先是積了塵埃卻未曾拆封的護手霜、口紅、防曬乳；這些來不及被塗抹在身上就遭潮流淘汰的「過時」奢侈品，被我這撿便宜的買家相中，全雀躍地上了行李箱。這些年輕時沒有機會表現就被迫退休的化妝保養品，到了物價逼人的美國之後，總算可在異國找到第二個春天。

最不捨、也最帶不走的是書房。「這本也帶吧！」「再一本就好！」我不安地望著愈疊愈高的書堆，及已繃得香腸般扎實的行李箱。「萬一我在夜裡想念妳呢？」白先勇那《寂寞的十七歲》少年落寞的眼神，逼得我不得不強迫行李箱再噎下一本書。我背向書架與那使性子賴在地板不起的皮箱奮戰，被我無情棄下的書冊卻一本本悄悄脫了殼跟上來；一個個不甘遭遺忘的書魂全壓到我身上，壓得我氣都喘不過來了，卻也得帶走。

我不禁驚覺多年來，我與成千上萬的鬼魂日日夜夜住在一個屋簷下。始終擺置電話旁的珠寶盒，過去五年中，我的視線掃過它多少次、又直接穿透它多少次？此刻我卻成了跳蚤市場識貨的古董玩家，眼尖地識出這遭冷落的稀世珍寶。那是某個追求者精心挑選的生日禮物，我曾高傲地拒絕接受，又勉為其難地收下，最後是心不在焉地丟到電話機旁空處。曾幾何時，追求者不再上門來。我第一次認真細看那手掌大的珠寶盒，精緻細膩的雕工，筆筆落在我的口味上，確實是我喜歡的東西啊！如今只有搖搖頭乾笑一聲，笑青春對歲月的無知，笑無知對隨意上心頭的脾氣之不在乎、笑不在乎對拒絕他人之全然不委婉。我將寶盒收入行李中，這次小心翼翼地，深怕脆弱的它碎掉。

店裡徘徊再久的買家，終究不能帶走所有商品。買走了最有「價值」的幾樣熱門商品，但遺留下的永遠太多太多。在邁向未來的道路上，任誰也只能攜帶過去的滄海一粟。而待下站佇留，辛辛苦苦背在身上的行囊又將丟棄多少？剩下什麼？姑婆身後留下的十箱遺物，一直卑微地偎在地下室不影響任何人的角落。太少了，我無力地想，一百年的人生放在十個紙箱中未免太輕，輕得讓人連淚水都滴不到土地裡就隨風消逝。到了旅程終站，誰能逃過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？

我扛著五十公斤但仍舊太輕的行囊離別，腳步一步緊接一步不聽使喚地快速往前。我想再多帶一百公斤、一千公斤、一萬公斤……直到人生不再需因每次的前進而丟下過去。然而，過去氣喘吁吁地在我後方揮手示意，要我自行走下去。「別等我了！」它吶喊。「我的腳步跟不上未來，對不起！」眼中充滿了歉意。

但該說對不起的是我吧？我落著淚與十多年的家道別，腳步像上了發條般

停不下了。對不起，我大叫，對不起！但過去已被我甩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。我忍不住回頭望向那遠方的微弱光芒，那是曾經載滿一整個家的地方，裝滿我生命中所有帶不走的沉重。我凝視著那個點，步伐變得緩慢而艱困。

啊！我輕輕一叫，淚浸濕的臉微微地展露一絲笑，我忽然理解腳步為何變得沉重；是那些記憶的魂跟上了！那些魂魄壓到我身上，抓著我的小腿、坐上我的肩膀、拉著我的頭髮，壓得我跑不動，壓得我舉步維艱，壓得我不得不邊回頭邊慢下腳步。（寄自華府）